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  
第十四回 曲曲折折做成一件事 光光蕩蕩收了兩個人

話說那年老姑子，靠到枕頭上去，歇了一會，吐出好些黏痰出來，內中還有一塊同冰糖似的，堅硬不化。這一塊吐出之後，覺得胸頭甚為寬暢，就將滾水喝了一口，神氣頓時清爽。黃繡球道：「你且就此安息一回，我便回去，有話再細細的談。橫豎我同你都要信奉娘娘，或是你自己，或是我來替你，再在娘娘面前禱告禱告，懺悔懺悔，照著娘娘的話，你就在書院子裡，做些功德起來，定歸仍要保佑你到一百二十歲的。」那年老姑子又攙留了黃繡球坐下，說道：「我這痰喘病，有十幾年，往常發起來，厥過去，一陣痰滾在喉嚨裡。及至嚥下去，醒過來，心口頭總不舒服，從沒像今天吐出這硬塊，就登時暢快的，真真是菩薩保佑，碰著你奶奶有根基有福氣的人，菩薩就托你來超度於我。」黃繡球道：「你說我有福氣，是還未必；若說我有根基，我也不敢自認。卻是前晚夢中，娘娘告訴我，說我前生確有來歷，今生一定也要做個女中豪傑的。我原當不起這話，不過拿我生平志願及從前經歷的事，一樁樁想起來，倒有點意思。而且當晚娘娘說我的話，倒像一二十年來娘娘都是親眼看見的，說得我比我自己記得還要清楚。這些話，說來甚長，慢慢再講。我明天一大早來，定准再代你求求娘娘。只要你發個什麼心願就是了。」那年老姑子又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咳！我出家了幾十年，並沒有積聚得多少錢，自從進到這個庵裡，修了這兩三間的房子，師徒二人，吃食用用，不瞞你奶奶講，如今箱子裡，就剩了一注送老的錢還沒有動，其餘只有些唸經拜懺的傢伙，變不出撈兒來了。」

黃繡球道：「這個不是打算，一個人要做有益於人的事，在有錢的，自然不可緊緊捧住腰包，死也不肯放鬆；在沒錢的，又當別論，豈可就拿沒錢推托？像我也不是有餘之家，若樣樣事都要等有錢的做，難道我們沒錢的應該看著現成，享著自在？譬如飯是要等人買米來燒給我吃，衣是要等人買布來做給我穿，不但無此現成自在，便算有了，也須知可恥。天下有錢的人，又那裡替無錢的人做得多少事？不是我說，從來像你們這出家做姑子的同那和尚道士，只顧自己修行，要修得來世，不顧吃的八方，看得太現成，享得太自在，其中暗暗的損了人家錢財，借了人家福分。所以觀音娘娘說你有這般罪名，凡是做和尚尼姑的罪名，原都同你一樣，娘娘怎樣單單的派著你呢？這因為你一生信奉，到底可憐你，要提拔你結一個善果。我既受了娘娘的感化，同你緣分不淺，不好不結結實實再告訴了你。我曉得你年紀這樣大了，自己也定不出個主意，只要你看得起我，相信我替菩薩點化你的話，自然還有菩薩交代我的事情來分派你們。你們師徒兩個，想想看好不好？若是好的，即刻點付香燭，當著娘娘，我們三個人磕頭許願下來。」

黃繡球的話說到此處，那年老姑子連連點著，還不曾則聲，那中年尼姑卻笑起來問道：「我們師徒兩個，並沒有騙人家的錢，仗人家的福，辛辛苦苦，不過是募化來的，不然就是施主情願施捨來的。聽得說有些大尼姑庵裡，田產積了許多，金銀該了無數，一切起居服食，比那富貴之家還要受用，他也只顧是自己修行，並不把他庵裡的家私拿出來做事，而且他的家私越弄越多，也不要募化，這種福氣，想必幾世才修得來的。」黃繡球道：「這麼說，修來修去，修到做一個尼姑，活守著寡，勉強吃了素，把五倫之道都斷絕了，把口體飲食之奉也克減了，家私雖多，同不做尼姑的一樣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這卻有什麼好處？況且自古修行，只有苦修，沒有富修的。既然修到了該起田產來，積起金銀來，除了吃齋拜佛，一無用場。不好說的話，那穿綢吃葷，都是出家人應分的。至於那不肖的行為，更就不該。你想照著這樣守起規矩，要那錢財何用？天下越是有錢的人，越難守規矩，做和尚尼姑，做到了同富貴人一般享用，這種和尚尼姑的做法，也就可想而知，一切醜態齷齪的話，也不用說了。如今且不說和尚道士，單就你們當尼姑的說，你不聽見有些地方的尼姑庵，出了名同窯子一樣的？就是娘娘所說罰做娼妓的實在憑據。一面做尼姑，就一面受了報應，還等不到來世呢，可怕不可怕？」

年老姑子連誦了幾句「阿彌陀佛」，說道：「罪過！罪過！我們快些仗著奶奶的護法，從新懺悔，不要再胡言亂語。看我這一把老骨頭，今世是來不及了，總巴望來世好好的做個人。」因指著那中年尼姑道：「像你若還留起頭髮，跟著這位奶奶做點正經事，倒也不錯。」黃繡球急忙正色道：「這句話，你老人家真又福至心靈了，到底觀音娘娘，暗中指點你，所以你也說出這句話來。」當即起身又向觀音下了一拜，說：「此話娘娘是已經交代過我，叫我隨後勸她。不想你已一口說著，娘娘當面，可不是我性急先說的。事情正多，一時辦不了，我卻先要回去，快些我們三個人來謝了娘娘，讓我回去再來同你們擺佈。」

當時黃繡球從覺迷庵回到家中，黃通理道：「你怎麼去了就將近一天？又同那尼姑們弄些什麼乾坤出來？」黃繡球拍掌大笑，說：「這個乾坤大著呢，神仙也猜不到的，你且莫問。」隨即打掃了一間屋子，擺了一張擱幾，一張方桌，桌上擺好了香爐蠟台，又叫人掛了四盞燈，去買了檀香蠟燭，買了幾尺黃洋起，縫起一個幃幔，用竹竿豎在桌子面前，掛了起來。然後在香爐裡燒了些檀香，把門窗關好。黃通理同他兒子們看了，都不懂，問問又不肯說，一宿無話。

第二日卻是十九這天，黃繡球在五更以前就起身收拾清楚，東方發白了一息息，已走到覺迷庵裡，敲起庵門，神色張皇的同那兩個尼姑道：「昨晚娘娘又托夢與我，說你們還信心不誠，一定要離開你們，回峨眉山去了。半夜裡我驚醒起來，不能到你庵裡，趕緊的望空叩禱，再三替你們求情。朦朧之間，好像娘娘才答應寬留兩日，卻要到我家去，看你們能夠把交代我的話，依我分派不能。我想等過了今天娘娘生日，讓你們在庵裡再供奉一天，娘娘都不肯。我所以已連夜打掃一間屋子，趁著天明一股清氣，我同你們把娘娘的龕子，請過我家去罷。」其時兩個尼姑，曉得當天是觀音生日，卻也已經起身，料理上香禮拜，不意黃繡球來得更早，一聽此話，活神活現，老姑子又哭起來，中年尼姑也呆住站著不動。黃繡球道：「事不宜遲，老師傅且在此等我打發轎子來接，我同你徒弟先捧了佛龕回去。這庵門暫叫香火看著，房門窗門一齊關鎖好了，再把要緊的箱子也帶到我家去，先安頓了娘娘為是。」

說時遲，那是快，果然中年尼姑跟著黃繡球捧了觀音龕子，進門一看，看見那供奉觀音的一間房屋，甚為驚異。不多一時，那老年姑子也接了來，帶了一口小皮箱，一隻竹籃。黃繡球將觀音供好，叫兩個尼姑就坐在供觀音的房內，安放了她的箱籃，跟手焚香點燭，吩咐磕頭下跪，把個黃通理如同看戲法一樣，又笑黃繡球發癡，心中又嫌她瞎鬧。幸虧天氣尚早，那修房子的水木匠還未來，一切家下人都未知道。只見黃繡球跟著拜跪以後，就對著兩個尼姑說：「娘娘交代我分派你們的事，一樁是叫你們不論老少，都留起頭髮來；一樁叫把那覺迷暫時空鎖幾天，留你們住在這佛堂內，由我供給，等兩三個月頭髮留得長了，另有事做；一樁娘娘明日就在回峨眉山，不願將木身存在世上，叮囑我跟你們，即用檀香末摻在柴草中修行，不至於當尼姑了。當了尼姑，靠菩薩吃飯，就不得不募人家幾個錢，供養菩薩，自己帶著沾些菩薩的光，雖然吃素唸經，是門分帳，到底這募化就是第一件苦事。我跟了老師傅這些年數，到人家化緣，有的人家歡喜施捨，多多少少總還容易，有的人家不歡喜施捨，勉強化了些錢米，無濟於事。碰著人家奶奶太太們，相信的，被當家主人拘束，私底下施捨些，一次兩次，不好時常登門。還有些人家的男子漢，一見了我們就嚷，半推半罵，受了糟蹋，仍舊一雙空手，化不到一把米、一個錢。其中的氣惱，漸漸的忍受慣了，雖不覺得。想起來這出家的苦，也算有一無二。不懂那些大廟裡、大庵裡，能夠叫施主整百整十的送去，就積了產業，是什麼緣分福氣？」黃繡球道：「本來一個女人雖說沒有了當家的，何苦要走到這條路上去，自討苦吃？難道手裡做不出點事來自顧一身？難道有當家的女人，就該吃現成，用現成嗎？如今且不說這話。我不問你們既出家之後的苦楚，你們想想到底未出家之前，做女人的那幾件事吃苦？就算做富貴人家的女人，吃現成，用現成，也有不能說的苦頭？你們且說且看。」

那老年姑子便道：「做女人不如男人，已是第一樁苦。男人讀了書，或是學了生意，要成名，就成名，要發財，就發財；女子由她是才女，有什麼本事，都用不著，這就是前世不修，今生受的苦了。」黃繡球道：「像你修了幾十年，怎麼觀音娘娘還是那樣說法？也不去問她？單問女人墮下地來，先會哭，後會笑，抱著吃奶，尿尿屎屎，那一件不與男人相同，怎麼幾歲之後，就不如男子，要吃起苦來？那苦在何處？」老年姑子又道：「父母自然愛兒子，不愛女兒。小時候好玩意兒，父母還不多嫌，到了幾歲上，

父母看著總是一個賠錢貨，所以凡事都是做女兒的吃些苦。越到後來，嫁了出門，或是受翁姑的苦，或是受姑娘妯娌的苦，或是受丈夫的苦，說不盡言。也有福命好的，父母從小疼愛，一生一世，不受磨折，不過是少些罷了。要講女人不論貧富貴賤，最逃不去的一重苦關，莫非是生產那事。」黃繡球笑道：「你修行修到這大年紀，倒還記得生產的苦楚，反不記得女兒家包小腳的苦嗎？你們兩個人吃過這個苦頭沒有？」那老姑子也笑了笑。

那中年尼姑道：「說起來這件事，真是做女人第一大苦。可憐我出家那年，初次放這雙腳，一放開來，就同木頭段子，拖在腿底下，一步都動不得，倒反疼了好幾十天，才同那小孩子學走路似的，慢慢跨開來。切記得那時隔壁一個人家失火，大家都逃跑了，我這雙腳，再要挪都挪不上去，急的要爬要死。當時就不曾放腳，也是雞眼疊疊，越嚇越疼，走不出去。幸虧那火沒有燒得成功。後來竟躲在屋裡，赤著一雙腳，放了個把月，如今也就忘記這個滋味了。」老姑子便道：「這是做女人人人都有的，除了在旗的。與那廣東、蘇州、江北各處的鄉下人，隨真隨假，個個都是小腳，這也不算甚事。我看外國的女人，她那兩隻奶子，總要用個架子撐得很高，她那一道腰，總要束得極細，說是以此為美，我們中國裹小腳，就同外國裝奶子、束細腰一樣，不過是好看而已。」黃繡球道：「據你說，這好看是自己看的呢，還是給人家看的？人家看了好看，還是敬重我呢，還是輕薄我的？究竟我們女人，講賢惠，講德行，講相夫教子，諸般大事，可在這雙小腳上做出來的不是？」老年姑子只笑著回答不出。黃繡球又道：「你不看觀音娘娘，就是一雙大腳嗎？」

正要把這話說下去，黃通理來言張先生來了，另有話談。黃繡球就打斷話頭。做書的也就攔住筆頭，且聽下回分解。